

5

权延赤文集

Quanyanchi
Wenj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 与赫鲁晓夫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冀步良

权延赤文集(1—9集)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字数：1522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204—04044—9/I·729 全套：139.50元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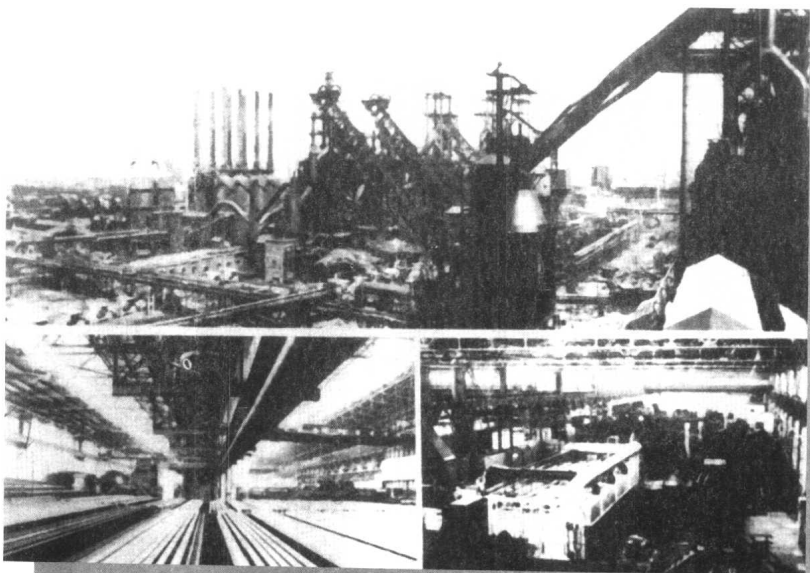
1957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南苑机场热烈欢迎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1957年4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出席周恩来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举行的宴会。



1956年，朱德参观莫斯科汽车工厂时，受到工人欢迎。



50年代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迅速恢复和重建起来。



1955年秋，苏联英雄卓娅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来中国访问时，和中国儿童在一起。苏联小说《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对当时的中国青少年影响甚深。



1956年，中苏两国签定苏联帮助中国建设55项工程及修建兰州到土尔克斯坦铁路的协定。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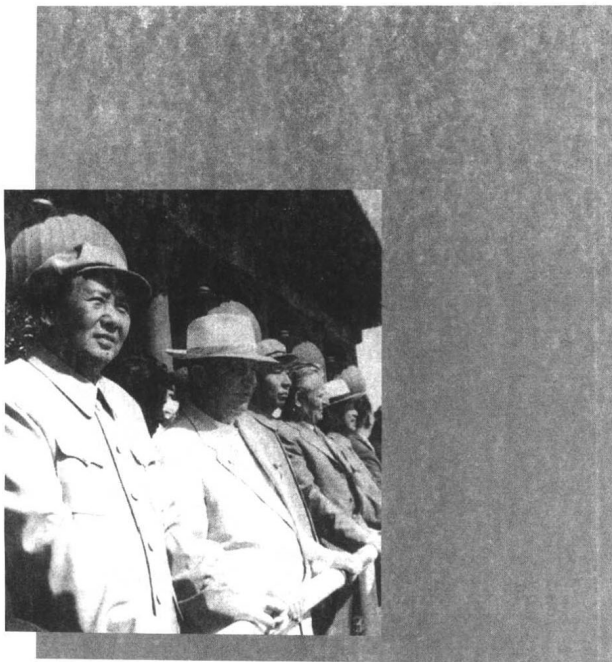
赫鲁晓夫访华，在机场接受中国儿童献花。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讲话。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应邀出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庆10周年庆典。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亲切握手。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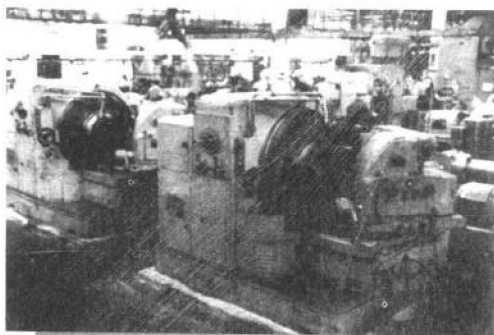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图为毛泽东、斯大林、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

帮助中国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苏联专家希格乔夫和一汽领导在车间视察。

1957年1月，
周恩来访问
苏联时在莫
斯科大学发
表讲话。



因苏联专家撤走而
停产的工厂。



1960年，刘少奇、邓小平率团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并参加第二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莫斯科声明》），但中苏关系并未能改善。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
在机场见面。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亲切交谈。

目 录

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	(1)
赫鲁晓夫有胆量……也能捅漏子，我看他多灾多难	(22)
赫鲁晓夫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采取的方法不对， 可是揭了盖子	(37)
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58)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	(79)
那些朋友，有的也未必愿意我们超过他们，还得靠 自己哟，……非鼓足干劲不可	(97)
我跟斯大林只打个平手，我跟赫鲁晓夫较量还是略 占上风	(117)
今天送赫鲁晓夫走，明天我们就下乡去	(145)
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 可以有另一种方法。他们是自上而下的 方法，我们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	(165)
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	

• 2 •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 “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 (184)
- 我们不晓得做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
 大做特做，他们就听不进去 (201)
- 赫鲁晓夫之后是鼓德怀 (215)

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 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

起初，他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但是，很快他又受到过去经验、现实环境及时代精神从四面八方施加的威迫，他必须及早看清楚他的意志所应该选择的方向……

伏罗希洛夫走后，毛泽东一连几天睡不好觉。

这是 1957 年 6 月初的一个深夜。炎热还要过些日子才能来，凉爽的微风穿窗而入，带来南海的湿润和侧柏的馨香。天宇上到处是星光闪闪，庭院里七株枝叶浓郁的侧柏又哪里遮挡得住？

毛泽东临窗深呼吸，没有去院子里散步，胸脯起伏着，忽然嘣出一声：“伏老沉不住气喽！”

毛泽东论天下大事往往是言简意赅，多一个字也不说。1954 年赫鲁晓夫来到北京，与毛泽东热烈拥抱，互相亲颊。他们经常在一个游泳池旁躺着谈论天下大事和鸡毛蒜皮。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们总是谈不拢。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不说话了？”赫鲁晓夫两只手在自己隆起的腹部肆意地抚摸着，鼻音哼哼地掀起眼皮瞄

· 2 ·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一眼毛泽东。

毛泽东右腿架在左腿上，活动着脚指头，目光沿指缝的空隙望着赫鲁晓夫高高的肚皮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了汗，才把这句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清。

赫鲁晓夫事后抱怨：“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于简单化，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

翻译评论：“毛泽东是诗人，是哲学家。赫鲁晓夫是精明而又粗俗的实干家。他们谈话时总是不在一个水平面，差距明显。他们都做过努力，却始终未能建立起私人友谊……”

毛泽东离开窗口，晃肩扭腰地活动着走到他那张现已闻名天下的大木板床旁。床的一半属于他毕生珍爱的书。堆有一尺高的书籍上下散乱地放着大量文件和材料。清明以后，没了春寒，这些文件材料却如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飘来北京。有各级党组织的汇报、呼唤、甚至是告急。有对共产党进行批评的言论汇编，又和许多诬蔑性语言，甚至是要求排斥和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言论编辑在了一册中。于是，善意的批评与恶意的攻击便如混水中的鱼龙一般混杂起来。其中还有大量普通共产党员和普通工农兵的来信来函，表达着义愤、惶惑、焦虑等情绪……

毛泽东望着那散乱一床的“雪片”，欲拾又罢。他早就看了又看。他那淡淡的眉毛忽尔一颤，嘴角跟随着一

抽，脸上便流出那种略含嘲意的苦笑，摇头叹一声气道：“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尤金讲不清。”

尤金，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信，希望苏联的驻华大使最好是位哲学家，以便毛泽东有谈论哲学的对象，还可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于是，尤金被斯大林选派到北京，接替了原来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毛泽东从床前又走到桌前，那眼神表明他始终未停止思考。他说过：“游泳好。我只有游泳的时候可以不想事情。”

毛泽东可以躺在水面不动也不沉。但是不能想事情。一想事情就会沉水，他试过。

“蛾子！”毛泽东欲坐又抬起屁股，孩子似地叫起来，抓起一本材料或是杂志，扑打那只飞蛾。飞蛾为灯光迷惑，在那个古朴的台灯上下左右乱冲乱撞。侍立门口的卫士得到活动手脚的机会，奔上前相助。到底年轻机敏，三下两下便打死了那只蛾，拿给毛泽东看。

蛾子纤细的腿还在抖，肥胖的肚子破绽出一团令人作呕的粘稠的浆液。毛泽东忽然闭了眼，将手轻轻一挥：“埋出去。”

卫士返回屋时，毛泽东已然仰坐藤椅上，闭目不语，陷入沉思。

他总是在思想，有时各种念头依次稍纵即逝，如电石火花；有时又会像满天的星斗一样，多少个念头同时闪烁。没有人能一下子追踪上他的思想，也难以迅速弄清他

那看似杂乱实则有关的纷繁的回忆与思考……

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两点，我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毛泽东读过斯诺这段文字描写，故尔经历过的那个生活片段永远在心中明光闪耀。

她现在怎么样？唉，她抽烟太凶了……毛泽东忧伤地颤动着睫毛。她住在上海哟！

云雾弥漫了东华山，古庙的殿堂更显空旷冷落。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的毛泽东，和警卫员摆龙门阵打发时光。

窗口探出一张年轻战士的脸孔：“有人上山来了。”

“是谁？”闲极了的毛泽东立刻站起身。